

● 紀實小說

著者 時代文藝出版社

澳門大賭王

目 录

澳门贿赂大案与替罪羊·····	(1)
黑吃黑讨债无门·····	(8)
风流的舞女大班·····	(19)
烂仔寻仇重返魔窟·····	(31)
欢场中的痴情·····	(35)
中计贩“人蛇”·····	(41)
在选“港姐”的决赛场上·····	(49)
大闹“丽苑”夜总会·····	(52)
港岛“鱼蛋妹”·····	(58)
刀尖上的“游戏”·····	(72)
神秘的“红粉英雄”·····	(86)
烂仔赌场识赌王,时来运转·····	(90)
截杀职业赌徒·····	(97)
“金三角”闯险·····	(113)
耍手腕逞雄黑社会·····	(126)
赌王和他的“黑市夫人”·····	(132)
“丽都”赌场的股票战·····	(139)
芳子小姐的功劳·····	(151)
新赌王的挑战·····	(159)
大复仇·····	(166)
意外的结局·····	(188)

澳门贿赂大案与替罪羊

1976年4月的一天，澳门赛马车会按照每月开赛两次的博彩规例，在东望洋山麓重燃战火。这天，恰好是英女皇诞辰和葡国感恩节，港澳两地例行放假。因此，参加博彩的人特别多。赛马车场偌大的露天看台上，一早便已拥挤不堪，人山人海。

上午9时正，第一轮赛事鸣钟开始。9辆各由3匹马拉驭的赛马车子在跑道的预备位置上排好阵势，随着闸门打开，坐在车上的骑师立刻“呼呼”扬鞭催马，9辆赛马车的27匹马奋蹄狂奔，如箭般向前疾驰，跑道上顿时尘土飞扬。看台上的观众，个个神情紧张地伸长脖子，用手指划着，揣测着赛事的结果。他们之中有买头马的，也有买2、3号马位的，可亦有部分人没有下注。下了注的赌徒自然神情专注地观看比赛，而没有下注的，则静心观测赛场的气氛和马车的走势，预备选择最佳时机重注投下，尽力一搏。前者都是些不谙赌道的普通赌友，后者才是真正的赌徒。

到下午4时左右，赛马车已进行了4轮赛事，第5轮，也就是今天赛程的压轴好戏“连环七重彩”，即将放闸开赛。这场赛事增加了一道重奖，就是赌客既可以买单辆赛马车，也可以同时买将获1、2、3名的赛马车。如果中彩，彩金便重叠地往上翻番，数目十分惊人。因此，熟谙此道的赌徒对这种赌法特别热心，都想凭着自己的精明和经验，叩开财神爷的大门。

当然，他们并不存侥幸心理。凡是赌场老手，都可以从赛马车的单匹马、马的组合及其骑师的经验和信誉上窥出门道来。今天他们公认的热门马车是7号、1号和4号，次热门是3

号、8号和2号，冷门是6号、9号和5号。那么，下连环彩的最佳搭配是7号、3号和6号。于是，在开闸钟响前3分钟，赛马车会各个投注站的窗口都挤逼着人龙，大家都踊跃投注，有些人更是倾囊而尽，以至赛马车会不得不宣布第5轮赛事推迟半小时进行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几个商人模样的人挤到窗口，各自投下了5万元的巨注，然而他们买的车号，却是今天不冷不热不被人注重的几辆马车。但当时谁都没有注意他们。

拖查了半小时，开闸的钟声终于响了。第1圈还属正常，九辆马车在宽阔的跑道上齐头并进，一时难分先后。第2圈，3号和7号马车首先冲了出来，而6号则远远落后。看台上的观众有的暗自高兴，有的却紧捏着一把汗。到第3圈，只是3号和7号马车挪了先后的位置，其余的位置未变。第4圈，6号马车冲上来了，这正和赛前预测的结果那样，3驾最佳搭配的马车都跑了出来。看台上一片欢庆和雀跃的气氛，有人控制不住情绪，大声喊叫起来。到第5圈，情况突然发生了急变，跑在前面的几辆马车，马匹好象失了蹄，速度骤然慢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一直不怎起眼的9号马车、2号马车突然从乱军中杀出，只见这两辆马车的骑师“啪啪”扬了几下鞭子，那两辆车的马匹就象吸了大麻烟似的，一下子抖擞精神，冲到最前面去了。看台上的观众“呼啦”一声全部站了起来，大家都被这突然出现的意外刺激得如同癫痫症发作一般，狂呼乱喊起来。

剩下半圈了。这时候又发生了一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一直病病恹恹的第8号马车，在冲刺的时候，突发神威，一下子跃居第二名。这样，9号、8号和2号，在终点线分列为1、2、3名。

这轮赛事大热倒灶，而冷门也未能爆出，绝大部分的赌徒

眼巴巴地看着手中的大面额彩券顷刻间变成废纸，哀痛之声四起。有些下了重注的赌徒，更觉眼前一黑，几乎昏倒在看台上。

但也有人大赢特赢，前面所提的那几个买那种“偏门”马车的商人，获取了近七八十倍的奖金。

赌城癫狂了。因为赛事的结果太出人意外，而且有些马匹的失常和亢进，人为的痕迹太重，大家强烈要求对这场赛事展开调查，以求公正。

当地警方在接到投诉之后，不敢掉以轻心，立刻调派人手进行调查工作。因为作弊的人露出的马脚太多，即便要掩盖一时也无从下手，于是，便揭露了一宗特大贿赂案。三名葡萄牙籍骑师因为“有意扰乱赛事结果”被当局勒令停牌，并收押监房，等候法官聆讯。

这是一宗牵涉千家万户乃至赌城国际声誉的丑闻，当地的几家报纸开始还遮遮掩掩，不敢披露事实。但邻埠香港及东南亚一带的报刊可不理会这么多，都抢先第一时间头版头条登载了这则爆炸性新闻。各地记者还纷纷云集濠江，准备追踪事态的发展，随时撰写独家报道，以飨好热闹的读者。澳门市政厅和警察局的大员们，疲于奔命，企图尽快了结这宗案件。全澳所有涉及赌博业的股东和职员们，都被告诫短期内不得离境外出。赛马车会领班以上职衔的职员，更须每天亲到就近警署签到，一时间，整个赌城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

澳门的面积仅有4点多平方公里，上面却聚居着近40万人口。这是一个典型的消费性城市，除服装加工、装修器材等少量制造业之外，整个城市的财政和民生大部分依赖赌博业。赌博业一旦生事，自然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

然而，谁也没有料到，案件经过一番高潮迭起的侦讯，最

后的结果竟然是一名年仅 21 岁的男青年投案自首，承担了全部责任。这名令人震惊的青年名叫朱锦春，据说出身世家，祖辈有人曾任过民国初年的财政大臣。这几十年家道中落，留下的资产已不够挥霍，这青年便想到要在赛马车会的骑师身上做一番手脚。案发后，慑于公众的舆论和谴责，便争取自新来了。澳门早年间按殖民当局的训令，已废除死刑，但也便宜不了朱锦春，尽管他有悔改之心，法官还是从重判了他 25 年徒刑。

公众哗然。记者们也都大跌眼镜，发回去的电文都声称这是澳门开埠以来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各种猜测沸沸扬扬，轰得当时的澳督马俊礼中校几乎倒台。饱于世故和谙知赌博业内幕的人都说，朱锦春不过是个替死鬼，真正“做马”的人，玩了个丢卒保帅的障眼法。虽然这个障眼法明眼人一眼就能拆穿，并不特别高明，但警方在抓不住真凭实据、指控不了某个幕后主使人的尴尬情形下，匆匆抓住一个肯认头的小子，未尝不是一个开脱的办法。只可惜了这个名叫朱锦春的年轻人，代人受过，将在监房里度过漫长的大半生，把自己的大好年华都断送了。

赌城还是原来的赌城。

一年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，真是物换星移，沧海桑田。到了 1985 年光景，人们都不太记得当年的新闻人物朱锦春了，以至朱锦春在经过几次特赦之后，提前出狱，竟然无声无息，连个接他的人都没有。

狱警把朱锦春带到监狱门口，说了几句勉励的话，便自顾自回去了。监狱门外有几个摆水果杂物摊子的小贩，眼睁睁盯着光着头，穿着一套显然不是他本人的破旧西服的朱锦春，投来又神秘又古怪的笑容。

朱锦春两手插进衣兜里，跺跺脚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眯着眼也回敬了小贩一个怪笑。此刻他的心情是无限欢畅和无比激动的，就算小贩拾起地上的西瓜皮扔在他头上，恐怕他也不会生气。十年的铁窗生涯，似乎已把他年少时敢作敢为的锐气磨掉了。

他过去向一个青年小贩要了一支烟叼在嘴上，耸耸肩，走上了马路。一辆的士恰好过来，他扬扬手把车叫停了，正要拉开门，冷不防车门却自动弹开了，他吐吐舌头，低头钻了进去。

“先生，到哪里去？”

“嗯……”朱锦春想了想，“先、先到大三巴绒线坊吧！”

大三巴绒线坊就在澳门最高的山峰炮台山下面，有几句当地著名的名胜古迹，是个旅游区。那里的民居，过去因为处在陡坡上，都不高大。只是近年来有些有钱人喜欢清幽，便在那里建造了一些别墅，因此大三巴地段，已成了当地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。

的士从路环启程，经过路氹连线公路、澳氹大桥，又驶上葡京湾的友谊大马路，载着一个急于要重新生活的浪子，走向未知的天地。

在一幢半新不旧的洋房面前，的士停下了。朱锦春让司机稍等，他进去取钱给车费。他现在身无分文，就连身上穿的蹩脚西服，也是一位狱友赠送的礼物。司机皱了皱眉，想开口又没开口。朱锦春会意，便就在楼下大声喊起来：

“施妮！施妮！”

他喊的是一个女子的名字。但喊了七八声，才从一个小巷里喊出一个老头来。

“哦，老伯，您好！”

“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这里一户姓白的人家。”

“他们早搬走了。现在的户主姓李。”

“搬走了？请问搬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也不太清楚，好象是搬到新中央那边去了。”

新中央那边是闹市，是高级住宅区。朱锦春愣了愣。

“那个白小姐，嫁人了么？”他试探着问。

“你说的是那个当舞女的白小姐？我上个月前才看到她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也不知道她从良了没有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朱锦春突然冲动地一把揪住老头的领口，“你胡说八道！白小姐怎么会还当舞女！”

“你，你这个人真是！”老头挣脱了他的手，“信不信由你，要么你自己找去！”

朱锦春用手扶着额头，只觉得一阵晕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“嘀嘀——”的士司机不耐烦了，按了两下喇叭。

“哦，他们搬走了。”朱锦春摊着手想解释，忽又觉得这种解释纯属多余，便只好陪着笑脸说，“劳烦你再转一次车，到黑沙环第5街，好吗？”

黑沙环靠近海边，是个木屋区。朱锦春的家就在这里。把司机打发之后，朱锦春才进一步感到事态的严重。

他原来以为家里一定整修得富丽堂皇，谁知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。家徒四壁，只有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，供他已经退休了的老父消闲用。而黑白电视机在港澳地区早就淘汰了。

“爸爸，他们没有送钱来？”他第一句话就这样问。

“送什么钱？他们是谁？”他父亲十分诧异。

“他们……”他父亲显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朱锦春叹了口气，不言语了。

看来，这十来年监狱是白蹲了。当初把他送进监狱里去的人，并没有信守诺言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。他痛苦地把头埋在膝盖上。

家里人对朱锦春的归来，都感到十分忧虑。吃饭的时候，他父亲小心翼翼地说：

“阿春，家里的兄弟姐妹，该分家的也分家了，你妈又过世得早，剩下我这把老骨头，也没几天日子了。唯一的希望，就是你从今以后生性做人，不要再去招惹那帮人了。你要是嫌到外面做工辛苦，那你就先在家里歇着，阿爸手头上还有点积蓄，只要不乱花钱，日子省俭着过下去还是可以的。”

朱锦春听后，十分感动，他放下筷子说：

“不，阿爸，我不能用你的养老金，过去我已经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了。请相信我，你儿子今天已经懂事了，我要自食其力。”

“那好，那好，我还以为你脾性未改呢。”

“哪里，见过鬼还怕黑？阿爸，你放心吧，你儿子已经有了打算了。”

“什么打算？”

“现在我先不说，免得你说我说一套做一套。”

朱锦春确实变了，他身上已经没有了大大咧咧的流氓习气，代之的是一副散淡然而显得沉稳的神态。毕竟他在监狱里呆了十年，除了那种迫不得已的“修行”外，年龄也长了十岁，不再是那种毛绒绒的愣头青了。

吃完饭，又洗了个澡，朱锦春随便穿了件衣服，便对家里人说：“我想出去走走，我已经十年没有看过外面的风景了。”

家里人一听，不知怎的脸色都变了。他姐姐立刻上前阻挡道：

“阿春，你刚出来，还是先在家休息休息吧。你路不熟，我明天再陪你出去走。”

朱锦春自然明白他姐姐的意思，姐姐是怕他又回去找旧日的那班人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还是不要瞒骗家里人的好，便说：

“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。我不能不去找他们的，但只找一次。十年前我代人受过，他们是有过许诺的，而且说好了待我出来时给我一笔钱。我想向他们要回这笔钱之后，回来学着做点小生意，否则我身上无一技之长，又刚刚出狱，人家不会请我打工的。你们不都希望我以后好好做人吗？我已经发誓要和他们脱离关系了。你们就不必担心了。”

黑吃黑讨债无门

在一家名叫“丽苑”的夜总会二层写字楼里，总经理陈庆祥对一位没经过通传而贸然闯入的陌生人大为恼火。陈庆祥正和舞女苏珊调情。这个苏珊年纪只有十八九岁，显然是刚入行不久的。她倚在陈庆祥的怀里，对总经理无遮无拦的挑逗性语言和毛手毛脚多少还感到一些羞涩，扭着身体半推半就，作着有限度的抵抗，把对方的欲火撩拨得更加火旺了。这个陌生人却不知好歹，连门都不敲就撞了进来，也不知他是如何避开当值的女秘书的。如果这个陌生人官家骨骨，气度不凡，陈庆祥多少还顾忌着点，偏这人衣着随便，大大咧咧，与监牢里刚放出来的瘪三差不多，陈庆祥就忍不住要骂起来了：

“我给你三秒钟，你不再象狗一样给我爬出去，我就叫人打了！”

对方没有动静，他就真开始数数：“1，2……”

“慢着！”陌生人开口了，“猪大肠（祥），呀，应该叫你祥哥

才够尊敬。你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陈庆祥按着桌了，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“想想看，祥哥！”

“我，我想不起……呀，你是朱锦春，春哥！”

“对了，就是我。十年前，你跟着我觅食，整天春哥前春哥后的，怪招人喜欢的嘛。”

朱锦春注意到陈庆祥脸上的表情，“好，我们不说这些。伙计，听说你近来吉星高照，捞得盆满钵满，我今天投靠你来啦！”

“春哥，瞧你的，别再取笑我啦。夜总会不属于我，我只不过受人二分四^①，这你该知道的。”

“那我不管，我只听见外面的人都称呼你作‘波士’^②！”

“客气，客气！”

那个肥臀丰乳的苏珊小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走了，朱锦春趋身向前：

“俞老板呢？”

“俞老板收山好几年啦。”

“那现在谁打色^③？”

“庄大哥，庄文斌。”

“好家伙，十年光景，你们都发起来了。”

两人说着话，陈庆祥并没有离开他的旋转座椅。本想过来拍拍朱锦春的肩膀以示亲热，又怕失却自己的身份。虽说自己以前确实只是对方手下一名不起眼的马弁，但今非昔比，对朱

① 指替人打工。

② 老板。

③ 负责。

锦春这个刚从牢房里出来身上一无所有的人，他从骨子里是瞧不起的。因此寒暄几句之后，他既不提出为对方摆酒接风，也不向对方介绍堂口最近的情况，倒是摆出一副很忙碌的样子：

“春哥，今时不同往日了。弟兄们各为其主，各散东西，日子是硬撑下来的。你急着来找我，莫不是想找个混饭吃的地方吧？这点小事情，我陈某还可以为你作个主。”

陈庆祥抓起桌面上的电话筒，想把秘书招呼进来。这边朱锦春已经有点沉不住气了：

“我要见庄文斌！”

“庄大哥么？哦，他最近遇上几宗棘手的事情，正忙得连上厕所的闲功夫也没有呢。”

“无论怎么忙，也得先见一见我这个兄弟吧。”

“春哥，我们明说了吧！”陈庆祥定定地看着对方，“你那桩事情，其实并不归我和庄大哥管。俞老大收山之后，我们只管后来的事情。但庄大哥还是一早吩咐过我，要是你出来找我，就让我安个巡场的位置给你。这份工作清闲，入息又高，不埋没你了。”

夜总会的巡场其实就是打手。在堂口里，充当打手的往往都是刚签过生死契的新人。朱锦春一听气就来了，他脸色铁青，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这么说来，我这十年就等于白坐啦！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。”

“你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朱锦春霍地站起身，一脚把屁股下面的椅子踢得老远：“你们过河抽板，太不义气了。你今天若不给我把庄文斌找来，我就不走了。”

陈庆祥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，但他显然又不好把朱锦春怎么样，踌躇了几分钟，终于还是拿起了电话。

约摸过了10分钟，庄文斌匆匆赶来了。这是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，头颅很大，上面散落着几根毛发，穿一套灰白色的唐装衫，戴一副银边眼镜，一副老学究的模样。一见朱锦春，便直奔过来，伸出手与朱锦春重重一握：

“朱兄弟，终于等到你出来了，十年不见，你在里面没受什么委屈吧？”

“庄大哥，我……”

“你的事情我一直留心着，你放心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”

朱锦春瞟了陈庆祥一眼，说：

“刚才……”

“哦，近来我们堂口老遇上些麻烦事情，大家的心境都不太畅快。朱兄弟你千万不要见怪。我和阿祥都是直肠子的人。阿祥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酒席订了吗？”

“我正想打电话……”

“你亲自去一趟，要最好的，今晚我要为朱兄弟接风！”

“庄老大……”朱锦春本想谢绝，后一想，倒不如顺水推舟，见机行事，便故意浪着腔调说，“庄老大，你真爽快，我朱锦春就服你这样的大哥！”

酒宴上，他又做出一副豪气十足的样子，频频和一班昔日的死党斗酒。他要证明给庄文斌陈庆祥等人看，他朱锦春还是一条好汉，庄文斌有心让他多喝点，便举着酒杯逗他，于是，朱锦春被灌了个烂醉……

第二天清晨醒来，朱锦春发觉自己正躺在床上，一个穿着一件透明睡衣的女子正拿着一条热毛巾为他烫额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春哥，你酒醒了？昨晚你好鲁莽呀，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！”女子半娇半嗔地说。

朱锦春觉得头发胀发痛，极力想回想昨晚发生的事情，却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他一把推开女子，翻身坐起来，问道：

“怎么会是你？庄文斌呢？”

“庄老大？庄老大让我来好好服侍你的。”

一种女人特有的香味直扑朱锦春的鼻孔，他睁大了眼睛。他毕竟 10 年没有碰过女人了。昨晚迷迷糊糊的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动过人家。十年欲海饥民的生涯，令他不敢再象从前那么自信了。

那女子看朱锦春那副傻样，便明白他是一个久旷而又失去自信的男人，便把手伸过去，轻轻地揉捏他。一会儿，朱锦春感到身上一阵阵燥热，便顺势倒了下去。

这样逍遥快活了两天的，朱锦春觉得身上的疲倦已经恢复过来了，就打电话去找庄文斌。

“朱兄弟，不碍事，你多休息几天，多玩几天，你还怕将来没有你的事情干？”

“庄大哥，我……”

“是不是钱不够花了，你等着，我马上派人到酒店送给你！”

“不麻烦啦，还是我来找你。”朱锦春说着把电话筒挂了。他朱锦春绝对不是傻瓜蛋，他们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红脸，他可不能让他们耍了。

“庄大哥，我好久都没这么舒服过了，多谢您！不过，我想，我们还是把要说清楚的都说说清楚吧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庄文斌笑吟吟的脸上立刻掠过一丝阴影，不过那嘴巴还是笑着的。

“你要说清楚，说清楚什么呢？”他在装糊涂。

“庄大哥，”朱锦春有点艰涩地说，“当年我进去时，你也知道的，我们当初都说好了些什么……”

庄文斌咳嗽了一下，用手扶扶镜框，正色说：“朱兄弟！我知道这10年委屈了你，阿祥那天对你的态度是不对的。其实我们也想信守当年的诺言，至少，我们也得补偿一点什么给你。但最近市道不好，差佬^①盯得我们死死的。前些天，我们有一批货失手了，丢了三百万。弟兄们的期粮^②我都拖着压着，请他们多多谅解。你恰好这个时候出来，我们只好再委屈你了，将来有机会……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们是想不负责任了？”朱锦春霍地站起来。

“哎，朱兄弟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！”庄文斌拉开面前的抽屉，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哩。喏，这是两盆水^③，你拿去使吧！”

庄文斌递过来一叠捆扎好的港币。

“这区区两盆水，就想打发我的十年青春？”朱锦春倒退一步，没有接。

“朱兄弟，拿着吧，少是少点，但堂口只有这么点了。你知道，我们堂口的弟兄最近都转做正行生意了，这……”

“我不听这废话！”朱锦春手一掀，那叠钞票便被撞散了，一张张飘落在地上。

“朱兄弟，别冲动！”庄文斌站起来，想用手按朱锦春的肩膀，朱锦春一把推开了。

庄文斌勃然变了颜色：

① 警察。

② 薪金。

③ 两万元港币。

“朱锦春，你该收敛一点了！我今天不妨把话说个明白，其实你这个事情，俞老大归隐的时候，并没有特别向我交待过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件事情，我可以撒手不管！”

“你现在是主持，你不管谁管？说呀！”朱锦春也跳将起来。他就象一头震怒了的狮子，瞅空就要向仇敌扑过去。

庄文斌倒退了两步，怕场面难以收拾，便缓过一口气来，又回复了他那种老学究的神态：

“朱兄弟，做人最根本的一条，就是要知足。想 you 从监狱出来，我庄某人好酒好菜招呼你，何曾怠慢过你啦！”

“这是该我得的。没有我的 10 年，你们能有现在的逍遥日子么？”

“你也别忘了，现在毕竟不是十年前了。你忘了你现在的身份。”

“什么身份？”

“一个连丧家狗都不如的出狱犯。”

“你！……”

“别敬酒不饮饮罚酒，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”

“你，你，好！你记住你今日讲的话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。后生仔，做事要掌握分寸，千万别意气用事。还是把地上的钱捡起来吧！”

朱锦春气得几乎站立不稳，他一步冲上前去，想揪住庄文斌。庄文斌早料到他会来这一着，一闪身躲开了。

“来人哪！”他呼喊了一声。

早在门边守候着的两个保镖，推门进来，上前扭住朱锦春的胳膊。朱锦春用脚踢他们，有个家伙就在他肋骨上敲了一下，痛得他“嗷”地一声叫起来。

庄文斌弯下腰，一张张地把地上散落的钞票捡起，重新捆

扎起，过来塞在朱锦春的衣袋里，摇头晃脑地说：

“朱兄弟，别耍小孩子脾气了，山水有相逢，你以后还要跟我打天下哩！”

朱锦春气昏了，想吐他一口唾液，庄文斌却将手一挥，两个保镖立即将朱锦春扭了出去。

“庄老大，你将来要后悔的。”临门口时，朱锦春嚎叫了一声。

在陈庆祥这帮家伙身上讨不到公道，朱锦春便去找自己当年的师傅俞魁俞老大。当年是俞老大带他出身的，又是俞老大让他代人受过的。这口冤气只有让俞老大帮他出了。

俞魁归隐后，在澳门的离岛路环的一处乡村别墅当了寓公。朱锦春一见他，眼睛便不由地红了起来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上。

“俞大哥，你还记得我么？”

俞魁年纪已近七十岁，身板尚硬朗。一见阿春便挥挥手道：

“起来，阿春，我知道你会来，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”

“我的事情你知道了？”朱锦春有些惊异。

“唉，江湖险恶，世风日下，今日的青帮红帮已经堕落了。怪只怪我当年没仔细考虑，轻易答应了人家，把你给耽误了。这都是我的错啊！阿春，这十年委屈你了。”

朱锦春站起身，俞魁从木床上下来，拉过他的手，让他坐在自己身边。

“我很想为你说两句话，但我身不在其位，他们不肯听我的了。”

俞魁的话好象带有推搪之意，因为按青红帮的惯例，头领年纪大了归隐之后，说的话还是算数的，别人不能无视他的存